

## 立法會選舉特輯之專訪史泰祖醫生（節錄）

2008 卷 39 期 2

蘇建偉 蔡穎敏 黃樂孺

史醫生年輕時曾參與政府醫生協會(GDA)，為實習醫生爭取福利。在七十年代，醫生協會可說是醫務衛生處(衛生處)的喉舌，由衛生處的高層主導。當時實習醫生的待遇很差，沒有任何假期之餘，醫院環境亦很不堪。由於病人太多但醫生太少，當時的實習醫生每次當值都有五十六小時之久。此外，由於資源不足，醫院內的針筒也要循環再用，衛生沒有保障。當時醫生被破損的針筒割傷更是屢見不鮮之事，據史醫生憶述，當時最少有兩位同事因被受污染的針筒刺傷而感染乙型肝炎。代表伊利沙伯醫院實習醫生的史醫生遂聯同瑪麗醫院和瑪嘉烈醫院的醫生代表，為實習醫生向衛生署爭取更合理的待遇，並計劃工業行動。經過一輪磋商，衛生處承諾改善實習醫生的待遇，給予假期和改善針筒質素。史醫生認為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醫學界的大型工業行動，亦深深體會到「有抗爭，才会有改變」。這次經驗令史醫生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如控煙運動、改善空氣質素行動等，為社會民生出一分力。

### 我當實習醫生的時代：「Patients died like flies」

史：有一次與蔡堅醫生談及他當年在病房工作的情况。他形容當時醫院人手嚴重短缺，「patients died like flies」。我認為這一點也不誇張。我試過在病房搶救一個病人的時候，另外一個病人的心臟又突然停止跳動，要放下手下的病人趕過去施救。當時只有我一個醫生當值，但一間病房內卻經常有多達八十個病人！病房內只有四十多張床，多出的病人就只可以躺在臨時架設的帆布床上。人多的時候，帆布床可一直排放到洗手間門外。當時深切治療部並未成立，病重的市民只可以跟其他八十個病人住在同一病房，因此病情的變化未能得到及時的注意。在人手和資源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不少心臟停頓的病人其實是死於失救，能及時得到救治的病人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 實習期滿 工運後遭秋後算帳

史：完成實習後，我獲派到伊利沙伯醫院我所鍾愛的心臟科。在上班的前兩天，部門主管致電通知我，說處方決定對我作出懲處，把我調離伊利沙伯醫院。當時我的部門主管對我的行動稍有微言，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埋怨我強出頭，令部門的人手編排失了預算。當時我很憤怒，覺得自己因為同業爭取權益而遭到報復，自己的上司卻絲毫也不體諒。最後，我獲派到瑪嘉烈醫院的急症室。儘管如此，相比之下，跟我一起爭取實習醫生權益的兩位同事下場更為坎坷。一位被放逐到香港的邊疆：遠離市區數小時車程的沙頭角，另外一位更在當時醫生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不獲受聘，最後唯有遠渡重洋到英國工作。

###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史：我記得完成實習之後，實習醫生便開始有假期，而醫院的針筒又已經換成即用即棄的款式，醫院的環境改善了不少。不久，我被邀請加入政府醫生協會。我覺得這是一種監視的手段，希望我不要再「搞事」。記得有一次，一位協會高層與我攀談。談起當時的工作環境，我表示為當時的環境有改善而感到高興。誰知瞬即受到訓斥：「你小心講野，不要以為你帶頭代表同學，而令工作環境有改進。你不要claim credit，一切都不是你爭取的成果，一切其實一早計劃好。」當時處方高層的態度就是那麼傲慢。當時被秋後算帳的經驗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烙印。因此，我認為遇到社會上的不平事就一定要去抗爭。社民連\*的競選口號「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其實很有道理。回想當年如果我們實習醫生不去爭取應有的權益，實習醫生的工作環境又怎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得到改善？